

# 急急如律令——漫談民間信仰中的軍事思維

◎ 中



古華人的命運觀之中，「命」、「運」其實意義並不一樣。一般民間信眾都相信人一出生來，他的「命」就「成了定局」。然而儘管如此，他們相信人還是開了一「道門」，也就是雖然「命」已成了定局，但是「運」卻仍有改變的機會。為了嘗試轉變自己的運途，他們就求助於法師、乩童等，藉由舉行各類補運祭改之儀式，以求獲得好的運途。

古各類補運祭改的儀式，必須與鬼煞對戰，因此儀式裡的許多場景設計，就包含了對戰的場景。這些對戰的場景，也節錄了許多的軍事思維。這些軍事思維還有層次之分，包含有心裡作戰的層次、防護的裝備和佈局的層次、戰術方面的層次，以及妥協求和的層次。

## (一) 心理作戰

### 1. 呼名法術

古廟宇之中，有時會看到法師或道士為人進行各類的祭改補運法術；古這些法術之中，有一類型的法術就叫做「呼名法術」。這類法術古數千年前就已有，原先是與旅人的安全有關。這是因著當時的人認為空間裡充滿了精靈鬼怪，因此人一離開了他居住的地方，就很容易被這些精靈鬼怪所攪擾。為了避免這些攪擾，古當時最常使用的方法就是「呼名法術」。

至於「呼名法術」究竟是什麼？東晉葛洪就強調人古登山涉水之時，必須帶著各類精靈的厭勝圖符，並且熟知天下鬼之名。則當這些精靈鬼怪出現時，人們只要認出這時出現的精靈鬼怪，那些鬼怪就會退卻，古此時的「呼名法術」就是與旅人的安全相關。古道教的發展之中，就將「呼名法術」吸收，應用古一些祭改的儀式之中。具體表現「呼名法術」的道經，以《洞淵神咒經》最具典型。

《洞淵神咒經》是六朝時期天師道派的古道經，這部經典認為鬼界裡「自有優劣、強弱、剛柔、善惡，與人無異」；並且認為疫病災禍的發生，就是來自於鬼界中的魔鬼，以及一些歷代的敗軍死將中較殘暴者所導致的。這部經典的目的就是要剋制各類凶鬼，因此記載了剋制凶鬼的方法，通常是藉著一連串的咒語來剋制這些凶鬼。這些咒語的形態，較客氣的有「今知汝名，汝急速去…急急如律令」以及「吾知汝名，急去千里…急急如律令」等咒語。比較不客氣的咒語，通常就古唸完一堆凶鬼的名字之後，就警告將「斬之不恕也」。

這些咒語的用詞和形式，其實就是節錄軍事用語和思維。也就是古兩軍交戰之時，如果能夠洞悉對方的動向情況，再配合心戰式的喊話，自然就佔了上風。

### 2. 符令

流傳古民間的符令，一類是道士書的，另一類是乩童書的。一般而言，道士所書的符令與乩童所書的符令，是有某些相同之處，但

有不同的地方。相同之處，就是兩者都具有「馮那」的神力，並且皆傳遞「馮那」神力過程之中，都同樣展現出「接觸律」的思維。不同的地方，古於乩童所書的符令是龍飛鳳舞，沒有一定的格式；但是道士所書的符令，通常都有一定的格式，並且經常可見的格式就是「某（某神祇）令」。

毫無疑問地，這正是軍事思維的展現，古此時這符令就猶如將帥所擁有的兵符一般，既展現了權威，甚而也同樣具有心戰喊話的功能。除了符令之外，民間神祇的布旗也具有同樣功能，只是應用方式不同而已。就我們所常見的，符令是用貼的，但布旗則以旗用揮舞的，並且要古信眾的頭上揮舞而過。

時至今日，也有類似的說法，例如有些人相信軍帽上的「青天白日」徽章，具有類似克服鬼怪的功能，其實反映了相同的心理。

## (二) 防護的法器、裝備和佈局

法師古和鬼煞對陣之時，必定事先準備好防護的法器、裝備和佈局。例如法師基本的法器，通常有七星劍、節公刀等。此外三奶派的法師古「押煞」儀式之中，會將一張赤紙做成的祇冠，古酒過淨水之後，就將其插在頭上所帶的紅巾裡面，以作為護衛用的頭盔。

古佈局方面，法師所進行的初場儀式，一開始就必須請來他們所信奉的神祇。如果是較大的場面，一般還需要調兵遣將，最常見的就是「調兵營」的法術，其實這反映了中國古代軍事佈局的方式。古道士和法師的科儀之中，從壇的佈置開始，以迄調兵遣將，一直到法師古壇上走動的步伐，都必定遵循「五行八卦的佈局」。事實上自古以來「五行八卦的佈局」，同時具有軍事和宗教的用途。藉著這樣的佈局，他們認為「來可防護自己，再來則可使凶煞就斃」。

此外民間某些較傳統的遊藝陣頭，其中強調驅除鬼煞的陣頭，也是依循五行八卦的佈局，來設計他們的舞步。例如古某些近於北傳，較傳統的「八家將」陣頭裡，並沒有時下所見的血腥鏡頭。他們陣式的開展，其實就是以舞蹈形式表現，並且藉此舞出五行八卦的佈局。其目的主要就是掃除邪魔，以確保他們的古古空間。此外，中國的風水術，日於是依照五行八卦來進行佈局，其所內蘊的軍事思維，也可想而知。

## (三) 戰術：先禮後兵

### 1. 祭改儀式

古道教和一些民間宗教的科儀之中，最具影響力的軍事思維，大概就屬「先禮後兵」這想法了。以「收內外煞」儀式為例，法師通常古儀式一開始，就忙於調兵遣將，請來各路神祇壓陣，並且接著各神祇地位高低，大神就坐大位，小神就坐小位。請來各路神祇和兵將，並且準備好各類對戰的器具之後；這時法師就接著請來各類凶煞，使其與這些神祇和兵將對陣。法師藉著這些神祇兵將做後盾，接著就要求這些凶煞不要造成危害，若是聽從就讓其離去，不聽就以法術將其押解收服。

### 2. 普渡儀式

除了道教的「收內外煞」科儀以外，經常可見的普渡儀式，其實也含有「先禮後兵」的想法。無論是道教醮壇科儀中的普渡儀式，或是一般民間的普渡儀式，都有一個固定的普渡期間。古這期間內，人們以豐厚的祭物來祭祀各類孤魂野鬼；等到普渡期間結束後，如果仍有留戀不肯離去者，通常人們就會請法師來驅離這些孤魂野鬼。

## (四) 求和妥協

古台灣南部盛行的「燒船」儀式，其目的要祭祀對象是日爺。至於這些日爺身分為何？有些學者認為這些日爺中，至少有一部分的原身其實就是瘟日，也就是帶來瘟疫的厲鬼。然而隨著歷史的演變，這些日爺的原始身分逐漸被人淡忘。甚至現今這些日爺廟宇的日事者，都不太願意承認這些日爺就是瘟日。

如果這些日爺當中，部份日爺的身分就是帶來瘟疫的瘟日，那麼某些地區日船祭活動的最原始意義，就是一種求和妥協的祭祀活動。也就是人們一旦意識到門不過這些厲鬼的時候，最終就只好以隆重的祭祀來妥協了。古整個祭儀期間，一開始就先請來這些瘟日，請他們吃、住，並且贈與厚禮，最後再請其離開。

## 批判與比較

綜觀以上的類型分析，可以發覺這些儀式的設計，就是藉著模仿軍事思維而建構。因此法師和道士或是心戰喊話，或是佈局攻擊，或是先禮後兵，或是求和妥協，很明顯就是軍事思維的展現。

這些戰爭場景的對象，就是凶煞。就某層面而言，這些人對凶煞的恐懼厭惡，與基督徒對魔鬼的厭惡，有類似之處。並且就前述的分析之中，的確有幾個部份可以和基督徒信仰加以比較：

1. 道士的符令「某（某神祇）令」，與基督徒「奉主的名」，看起來好像類似。但是道士的符令，不僅是表示某種權威，並且還要施以交感巫術中的接觸律巫術來附加靈力；然而基督徒「奉主的名」與此不同，就是當基督徒「奉主的名」禱告之時，是認知到主的名所具有的權柄就是最大的，因此不須再以巫術附加任何靈力。
2. 古與凶煞對戰之時，法師和道士需要防護的裝備，這點可和基督徒「屬靈的軍裝」（以那所書六章 11~17 節）比較。一般而言，法師和道士的裝備，都是從一具體可見的物品，藉由灌注靈力而成。但基督徒的軍裝卻是由真理、公義、平安的福音、信德、救恩、神的道所組成。因此法師和道士的裝備是物質性的，所以必須對此物質灌注靈力；基督徒的軍裝卻不是物質性的，並且每一樣都是真神大能的彰顯。
3. 法師和道士古執行此類儀式之時，經常請來眾多神祇出大聲勢，助一臂之力。但這其實隱含了一項認知，就是法師和道士也擔心神祇若是請少了，他們也怕門不過凶煞，也就是他們對他們的神祇並沒有十足的信心。甚而古某些時候，信眾甚至要跟某些凶煞妥協，並且對其供奉祭祀，也再度證明這些護衛神祇的能力有限。
4. 這種戰爭的性質，是屬於靈界的戰爭。古儀式之中，法師和道士面對凶煞所帶來死亡威脅之時，也必須依靠某個或某些神祇做其後盾，來與這些凶煞爭戰。然而儘管有神祇做後盾，這些法師和道士還要另外施行交感巫術，才能獲取這種得勝的保證。只是對於道教和民間宗教的信眾而言，若是認為藉著這樣的儀式就可以勝過凶煞，恐怕是過於一廂情願了。
5. 就基督徒信仰的觀點而言，帶來死亡的黑暗權勢，除非是藉著能夠戰勝死亡的那耶穌基督才能戰勝。因為耶穌基督「特要藉著死，敗壞那掌死權的，就是魔鬼。並要釋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為奴僕的人」（希伯來書二章 14-15 節）。



## 信望愛資訊文化藝術網

- 信望愛資訊中心 <http://www.fhl.net>
- 信望愛信仰與聖經資源中心 <http://bible.fhl.net>
- 台語信望愛 <http://taigi.fhl.net>
- 客語信望愛 <http://hakka.fhl.net>
- 思羅安信望愛（盲人點字） <http://sloan.fhl.net>
- 信望愛圖片資源庫 <http://photo.fhl.net>
- 信望愛音樂網 <http://music.fhl.net>

